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十七 八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沈安邦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十七

宋　章如愚　編

士門

貢舉類

祥符元年正月癸未詔禮部貢院諸科舉人雖初舉而材藝可取者與進場第上謂王旦等曰今兹舉人頗以糊名考較為惟然有才藝者皆喜於盡公旦曰諸路發

解拘限程制慮遺俊秀當稍寛之馮拯曰比來省試但以詩賦進退不考文論江浙士子專業詩賦以取科第望令於詩賦人内兼考策論上然之　三月庚辰晁迥等上合格進士諸科八百九十一人免解一百八十六人又學究二十二人得四通三史五人一通並準格落下詔特奏名命給事中張秉等七人鎖宿於御事院覆考試卷遣守使監視考訖又送中看詳壬寅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仍録題摹印以示之初於殿廊設幔列坐

席標其名姓又揭膀表其次序令視訖就坐命翰林李宗諤等八人為考官直史館張復等八人為覆考侍御周師望等二人糊名給事中張秉知制誥周起詳定等第上遍至幄次諭宗諤等務極精詳勿遺賢俊時南省下第舉人周叔良等百二十人訟知舉官朋附權吏抑塞孤寒之士勢家子弟四十餘人文學淺近不合奏名上曰貢舉謗議前代不免朕今名所謂勢家子弟者列坐就試既而叔良所陳皆妄令配隸許州翌日又命宗

原書卷次就誤

諤等出諸科義題復令孫奭詳審以進刻板橫本遣中使就坐給之宗諤上所定進士文卷詔宰相覆考訖乃臨軒賜進士姚曄等一百六人及第三人同出身十五人同三禮出身八十三人學究出身九經以下及第出身試御助教者六百五十二人先是謝恩始令釋褐是日特賜緑袍靴笏曄鄭州人也　祥符二年五月辛酉詔權罷今年貢舉丁丑禮部貢院言准詔議定國子監二京諸路五次解到舉人内取一歳最多者為數自今

解十之三永為定式詔於五年最多數中特解十之五

六月庚戌上御崇政殿親試仍別錄本考較取玉篇中字為號如令第進士程試為五第曰上次曰中上曰中次曰下上曰次取考官覆考官所定試卷參較等第有不同者命再考之考訖又付右僕射張齊賢等詳審仍以高第十卷付宰相重定賜進士梁固等二十六人及第同出身者三人同三禮出身者二人九經五經三禮學究明法及第者四十八人同出身者六人第五人

以下除官同元年牓固灝之子初以灝遺䕃進士出身服除請登聞讓前命願赴鄉貢許之　祥符三年五月癸未詔権停今年貢舉　祥符四年五月庚寅詔諭諸道設科取士之意俾各盡至公或至遺材當行覆視其應解而不解不應解而解者並行朝典十一月庚午朔詔聞河朔諸州解送舉人難於考覈頗多謬妄令轉運使於落解舉人至多處遣官别加考試合格人送禮部甲戌詔河中府進士五舉諸州諸科終場七舉以上特

許禮部奏名丙子上御崇政殿親試進士扣殿檻請諭
詩賦論目所上令録示之始令賦論中不得用小臣儒
有字又以冬晝景短罷常務不决即令引試内出新定
條制舉人納卷内臣收之先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
狀以字號第之付封彌官謄寫校勘用御書院印始付
考官定等級復封彌付覆考官再定等編排官閱其同
異未同者再考之如復不同即以相附近者為定始取
鄉貫狀字號合之乃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遂臨

軒唱第其考第之制學識優長詞理精絶為第一等才思該通文理周密為第二等文理俱通為第三等文理中平為第四等文理疎淺為第五等自餘並如貢院舊制賜進士張師德等十一人及第十人同出身諸科及第者四十二人同出身者八人師德去華子也辛巳詔自今知貢舉及發解官並令門辭遣官伴入院不得更求上殿及進呈題目　祥符五年正月癸酉命翰林承旨晁迥樞密直學士劉綜知制誥李維待詔孫奭同知貢舉

上作詩諭以論材之意始遣內臣一員承受奏報二月
癸丑上謂宰臣曰聞貢院試諸科舉人皆解衣閱視慮
其挾藏書冊頗失取士之體宜令止之先是直史館劉
鍇請挾書并同保人殿一舉是歲諸科以挾書扶出者
十八人并同保九十三人而十二人當奏名有司以聞
上特令赴殿試乃詔禮部别加裁定罷同保殿舉之制
三月癸未詔禮部奏名人隱慝服紀者並令自陳毋
得輙赴殿試　巳丑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合格貢士

人殿之廊廡分列位次署其名氏仍揭於牓使無得遷易始摹印詩賦論題以賜官給紙起草得進士建安徐奭而下及第者百人同出身者二十六人諸科及第者三百三十四人同出身者五十二人　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立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名立之詰問立之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　五月戊辰朔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祥符六年五月辛卯詔權罷今歲貢舉　祥符七年二月壬申

舉人因事殿舉及永不得入科場不經刑責者許將來依例取解自後大赦率下此制　五月甲午上因言開寶中舉人陛見有以武勇求較勝負王旦曰太祖英武之德賢不肖共知科場無藝者往往以挽强善騎自陳太祖勉從之縱有司程以名第不過貢之州縣切宋準有文行釋褐即除授校書郎直史館葢神機聖鑒非常人之所測也　七月戊子知開封府王曙言本府解送舉人承前每場以過落姓名及奏牒送府印頗涉漏泄

自今望給奉使一印從之　辛卯開封府考試舉人舊例試官更互封彌卷首直集賢院楊侃等請别差官從之庚子詔益州舉人自今薦送定名外别解三人以其遠方多學者故優之　八月丙子詔自今差發解知貢等授敕訖即令閤門祗候一人引送鎖宿無得與僚友交言違者閤門具奏如所乘馬未至即以廐馬給之

九月戊戌上御景福殿試亳州南京路服勤辭舉經明行修舉人得進士張觀等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一人賜

及第除官如東封西祀例觀絳人也

絳州非宋亳路當考張觀得官當是國子監及開封

府薦送實録偶不詳耳當云試亳州南京路及開封

府國子監所薦送

上謂宰相曰近歲舉人文藝頗精孤寒得路然為主司

者亦大不易徇請求則害公絶薦託則獲謗王旦曰今

郡縣至廣人數亦繁必須臨軒親試至於南省發解非

朝廷特為主張則雖責成主司亦難以集事也

乙巳初開封府解服勤辭學進士二十五人為下第者劉溉所訟其十三人以寓貫皆奔竄潛匿有司追捕王旦奏曰陛下比降恩詔搜羅才俊今乃變為囚繫恐傷風教且科舉之設本待賢德此輩操行如此望特出宸斷以懲薄俗上曰此蓋當時官司不曾曉諭致此過誤其寓貫者當並釋罪溉付外州羈管

丁未詔自今舉人如本貫顯無户籍及離鄉已久者許召官保明於開封府投牒職解　冬十月乙亥詔諸州

解送舉人內黜落多處宜令本州選官覆試取藝業優長者送禮部以二月一日為限進士諸科以曾經殿試并河北陜西諸科曾經終場及他州兩經終場下第者悉免取解　祥符八年春正月甲午命兵部侍郎修國史趙安仁知禮部貢舉翰林學士李維知制誥盛度劉筠同知上覽諸道貢舉人數減於常歲因曰外郡官吏未體朕意耶比者詔命累下但戒其徇私爾若能精擇寒俊雖多何害又曰聞所試諸科六通已上卷中小有

點汙粘綴若記驗者即駁放苟實緣誤失亦可憫也當諭主司勿即駁放次場面試以辨其真偽是歲始置謄録院令封印官封所試卷付之集書吏録本諸司供帳内侍二人監焉命京官校對用兩京奉使印訖復送封印院始送知舉官考校

置謄録院實録未見疑本脱當考其月日

二月丙辰詔諸科舊舉人宜復場後引試考校經御試者終場引試考校　丙子詔禮部貢院進士六舉諸科

九舉以上雖不合格並許奏名　三月戊戌趙安仁等
上禮部合格人數姓名上顧謂宰相曰今歲舉場似少
謗議安仁等適對朕亦以此語之矣王旦曰條式備具
可守而行至公無私其實由此　癸卯上御崇政殿覆
試命所黜落又疑所黜抹者或未當命宰相閱視之旦
曰考官過為艱難公在其中矣於是得進士蔡齊以下
百九十七人並賜及第六人同出身又賜六舉以上特
奏名進士七十八人同三禮出身賜諸科三百六十三

人及第同出身試將作監主簿除官如元年之制齊等既考定上顧問王旦等曰有知姓名者否皆曰人無知者真所謂搜求寒俊也故事當賜第必召其高第數人並見又參擇其材質可者然後賜第一時新喻人蕭貫與齊並見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上意已屬之知樞密院寇準又言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齊遂居第一上喜謂準曰得人矣特詔金吾給七騶出兩節傳呼因以為例準性自矜尤惡南人輕俊既出謂同列曰又與中

原奪得一狀元齊膠水人也　四月乙卯命翰林學士陳彭年以趙安仁等知貢舉起請事件著于式　先是懷衛濵州以部内官屬少進士登科者因舉數州進士都試之乃詔自今諸州發解知之試官宜令轉運司選鄰州官充不得移舉人就他州併試　辛未以監察御史李仲容為右司諫直史館上之親試進士也内出詩賦論題先令考官折其義仲容所對頗詳備上嘉之特命中書召試而有授焉　五月癸未詔罷貢舉一年

九年五月丁未詔權停貢舉

天禧元年五月辛丑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九月甲寅詔自今特旨名試者並問時務策一道仍别試賦論或雜文一首　癸亥右正言魯宗道言進士所試詩賦不近治道諸科對義但以念誦為工罔究大義上謂輔臣曰前已降詔進士兼取策論諸科有能明經者别與考校可申明之　天禧二年九月壬午右正言劉曄言今歲秋試食禄之家鏁廳應舉者頗衆望諭中外自今

食祿家弟姪子孫若文藝必可程試者不得就資蔭其有官者不得與孤寒競進詔不許但令天下精加考校

天禧三年正月丁卯翰林學士錢維演四人權同知貢舉　乙亥諸路貢舉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見于崇政殿時稹冒緦喪赴舉為同輩所訟上命典謁詰之稹即引咎付御史臺劾問殿三舉同保人並贖金殿一舉時有司欲脫宋城王洙問洙曰果保稹否不然可易也洙曰保之不願易也遂與稹俱罷

王洙本傳云稹冒祖母禫墓銘作母禫今從實録郭
稹有傳祥符人恐此别是一人也
京西轉運使胡則言湯州進士楊世質等訴本州黜落
即取元試卷付許州通判崔立有訴立以為世質等所
試不至紕繆已牒滑州依前解發詔轉運司具析不先
奏裁直令發解緣由以聞其試卷仰本州繳進世質等
仍未得解發及取到試卷詔貢院定奪乃言詞理低次
不合充薦詔落世質等而劾轉運使乃崔立之罪立鄢

陵人也　天禧三年三月壬戌詔南京下第舉人內曾經御試及諸科七舉終場者特以名聞　丙寅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貢舉人作詩賜考校官令皇子傳示宰相得進士王整以下六十三人賜及第八十六人同出身又賜學究出身者一十三人諸科及第者一百二人同出身者四十七人試將作監者五人除官如前例

王整魏人登科記云明道元年十月庚子録王旦孫

整為正字恐此及第者非魏人或是贅子

乙卯工部郎中陳堯佐右正言陳執中並奪一官堯佐為起居郎依前直史館監鄂州茶場執中為衛尉丞監岳州酒稅初上累定考試條制舉人納試即先付編排官去其卷首鄉貫狀以號第之封彌官謄寫校勘始付考官再定等訖復封彌送覆考官再定等乃送詳定官訖且閱其同異名驗著定始付編排官取鄉貫狀字號合之即第其姓名差次并試卷以聞遂臨軒放牓焉大

抵欲考校詳定官不獲見舉人姓名書翰編排官雖見姓名而不復升降用絕情弊而堯佐執中為編排官不詳此制復改易其差級差日內廷覆驗多所同異遂悉付中書命直龍圖閣馮元太子右諭德魯宗道閱視仍名堯佐執中洎考校詳定官對辨之堯佐等具伏王欽若等言堯佐等所犯誠合嚴譴若屬吏議其責尤重請止據罪降黜從之而宗道又請以堯佐等妄去留者明諭貢舉人乃詔禮部揭牓貢院其元定合格為編排誤

落者並賜附牓及第元定不合格誤編排及第者並追敕更令修學元定稍及第者量免省試凡已落復及第者進士諸科各二人免省試者進士十四人諸科二十三人已及第出身而追奪者二十一人

本志云先是編排官無詳定仍須點檢差失是歲分編排詳定為二而堯佐執中不詳詔意得詳定試卷復更升降放及第畢禁中參驗多所同異故堯佐執中坐黜責與實録所載差别今但從實録嘗考王舉

正誌堯佐墓云編次文卷有差舛宰相王欽若持其
事降秩左司名権於鄂渚未至丁内艱
天禧四年正月庚辰詔三京諸州取進士諸科三舉已
上曾經御試無罪犯者量試藝業揀材質書禮解送赴
闕當議於班行録用如經御試者數少許即選五舉以
上南省終場下第人充三月壬申先是詔以近年開封
府舉人稍多屢致詞訟令翰林學士承旨晁迥等議定
條約於是迥等上言諸州舉人多以身有服制本貫難

於取解奔湊京轂寓籍充試人數既衆混而為一有司但考其材藝解送之際本府土著登名甚少交起喧競亦由於此欲請自今有朞周卑幼以下服者聽取文解寄應舉人實無户籍者許名官保任於本府户籍人數外別立分數薦送詔從之仍取大中祥符七年寄貫人數中進士解十之三諸科十之五　癸酉詔川峽廣南諸州自今依先定條制解合格舉人外更有二人可取者悉許薦送

本志不及廣南當考合格人元數

四月甲寅詔禮部權停貢舉一年　六月壬寅上御崇政殿親試禮部奏名舉人命考官覆如常例授三班奉職者九十二人借職者十三人其不合格者補諸州上佐文學自奉職至殿侍悉免短使與家便差遣　九月庚午先是詔翰林學士劉筠等試諸州續解進士辛未筠等上奏名凡五十六人其十九人授三班奉職二十九人借職八人當授諸州長吏司馬特補借職並與家

便差遣　天禧五年五月丁丑詔禮部權停今年貢舉

乾興元年五月辛未詔權停貢舉

仁宗天聖元年秋七月戊辰詔禮部貢院舉人有期親

卑幼及大功以下服者並聽應舉　十一月己未降侍

御史高弁為太常博士職方員外郎吳濟為都官員外

郎太常丞直集賢院胥偃為著作佐郎監察御史王軫

為太常博士監兖州漣水光化軍鄆水酒稅左正言劉

隨罰銅五斤初弁等為開封府官舉人訟其考試不公

上以得解進士三十八人策論命秘閣封彌卷首送翰林學士晏殊覆考殊言舉人作詞以規覆考頗虧士風因聽止取訟者試卷看詳并與濟偃乃坐擅折舉人卷首適有名居上軫為封彌官而不以聞聽坐舉人以策辭相授隨巡捕官而不能察故有是命偃長沙人也

吳濟未詳劉隨正傳乃云隨坐此責監濟州稅與實録不同正傳蓋因宋祁墓誌按隨後數論事未嘗出也今從實錄

天聖二年春正月甲午詔禮部貢院開封府國子監及別頭各增置點檢試卷封彌廵鋪監門官有差開封府舉人無戸籍者召有出身京朝官保二人無出身曾歷任者保一人外州召命官使臣為保不得過一人所保不實以違制論舉人兩處取解及犯徒而嘗以蔭贖者永不得入科場同保人殿五舉其殿三舉者實殿一舉五舉殿二舉進士不得以押韻入試罷諸科舊人别院試者聽至復場入試其被黜而毀謗主司及投匿名文

字令所在收捕之即主司不公許单名以告不得期集連狀廣南東西益梓利夔路舊制於額外有合格者亦聽舉送如聞比來冒籍者多自令毋得人外發解時承平歲久天下貢士益衆間起爭訟故條約之　癸酉命御史中丞劉筠等四人權知貢舉　庚戌詔貢舉如咸平二年故事令禮部放榜仍先具合格等第字號以聞

辛亥知貢舉劉筠等請差覆考及詳定官上曰非所以責成之意也詔筠等依公考校巡鋪官左正言孔延

魯又請未試前令主司曉諭舉人不得上請仍雕印試題分明解説就試卷内散上曰文闈取士條約已多只依舊例施行可也　二月庚午上謂王欽若曰久罷貢舉慮遺天下賢俊宜令禮部貢院精加校試將來放進士特增至二百人諸科三百五十八人　三月戊子朔詔禮部諸科舉人不能對策者未得退落先是上封者言經學不究經旨乞於本科問策一道至是對者多紕繆帝以執經肄業不善為文特令取其所長用廣仕路

癸卯禮部上合格進士姓名詔翰林學士晏殊龍圖閣直學士馮元排等第　乙巳御崇政殿賜宋郊葉清臣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不中格者六人以嘗經真宗御試特賜同三禮出身丙午又賜諸科一百九十六人及第八十一人同出身郊與其弟祁俱以碑賦得名禮部奏祁名第三太后不欲弟先兄乃推郊第一而置祁第十劉筠得清臣所對策奇之故推第二宋朝以策擢高第自清臣始　壬子賜鄉貢進

士張瓌太常寺太祝呂宗簡進士及第仍附春榜瓌洎孫宰臣王欽若女壻宗簡參知政事夷簡弟也　四月庚辰以特奏名進士李道宗等四十二人諸科王播等七十七人為將作監主簿及諸州長史文學司士參軍道宗等皆年踰五十嘗應六舉王播等皆年踰六十嘗應八舉因謂輔臣曰此雖學業非工然憫其白首無成故悉甄録之　天聖三年五月癸未禮部言今年貢舉乞賜指揮上謂輔臣曰去歲放及第人數不少然而覽

其程試多未盡善令宜權罷貢舉各令勵志修學王曾對曰前來遠方下第舉人方到鄉里今若復許隨計何暇温習事業即降詔權停貢舉一年

五月初二日癸未此據會要

八月辛亥知益州薛田言本州發解舉人自張詠以來例給館券至京師令得三司移文乃責吏人償所給官物恐非朝廷之意上曰漢貢士皆郡國續食今獨不能行之遠方耶其令悉蠲之　天聖四年五月己卯詔禮

部貢舉進士實應二舉諸科五舉並免取解　己亥詔舉人雖文辭可採而操檢不修者州郡毋得薦送　辛未詔增西川廣南東西路諸州軍進士解額有差又詔命官鎖廳應舉自今更不先試所業下第者免責罰仍聽再舉其歷任有贓私罪及停廢責降衝替未經叙用人即不許應舉舊制鎖廳應舉者先於所屬選官考試所業方聽取解至禮部程文紕繆者勒停其不及格者猶贖銅永不得應舉至是上欲開誘進士之路下近臣

參議而降是詔

下第免責景祐元年四月又有詔蓋此專指下第者

彼又及不得解者

八月戊子命官考試開封府國子監舉人宰臣王曾等因言自唐以來邁選儒臣授以文柄可否進退委自攸司或升黜之間不副公議即覆行考試嚴加懲責比來條目繁密關防周至善則善矣然於推心委任求賢拔俊之理恐未允愜今言事者必曰此皆先朝舊規不可

輕議改革殊不知先帝孜孜選士務要盡心思皇之念本不如此蓋當時近臣不悉淵衷罔知大體有此擘畫更乞聖慈漸次體當事理他後别加詳定上從之　九月庚申詔禮部貢院舉人有能通三經者量試講説特以名聞當議甄擢之　十月乙酉詔進士諸科嘗經先朝御試而今不預薦者許就省試　巳亥詔天僖中舉人補三班使臣者聽换文職　天聖五年正月癸丑命樞密直學士禮部侍郎劉筠權知貢舉中書初議擇官

上曰劉筠可用也筠時在潁川遂驛召之　巳未詔禮部貢院比進士以詩賦定去留學者或病聲律而不得騁其才其以策論兼考之諸科毋得離摘經注以為問目又詔進士奏名勿過五百人諸科勿過千人　三月辛酉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仍命翰林學士宋綬以下二十六人為殿後封彌謄録考覆詳定編排官如先朝舊制　壬戌試諸科甲子詔進士五舉年五十諸科七舉及六舉終場年六十淳化以前嘗應舉及經先

朝御試者不以舉數令貢院別具名以聞乙丑賜進士王堯臣等一百九十七人及第八十三人同出身七十一人同學究出身二十八人御試　丙寅賜諸科及第并出身者又六百九十八人　四月癸酉試特奏名進士及諸科甲戌賜同出身及御試者凡三百四十二人尋下詔戒諭諸道舉人宜奮勵詞學勿坐視歲月冀望恩澤　天聖七年六月甲辰詔鎖廳舉人自今在京有職事無職事已罷未赴並聽於國子監開封府取解外

任者聽於別州仍先取吉文臣許兩應武臣止一十一月庚午上封者言今歲開封府舉進士者至千九百餘人多妄冒户籍請條約之　癸酉詔舉人有開封府户籍七年以上不居他處者聽解取雖無户籍亦不曾占名他州者先經所屬投牒察訪行實召京朝官二人保之違犯則保官以違制論其外州寄應者悉令還本貫與理舊舉場第若犯賂而妄冒鄉貫三代者以違制失論不以蔭贖　天聖八年正月丙寅命資政殿學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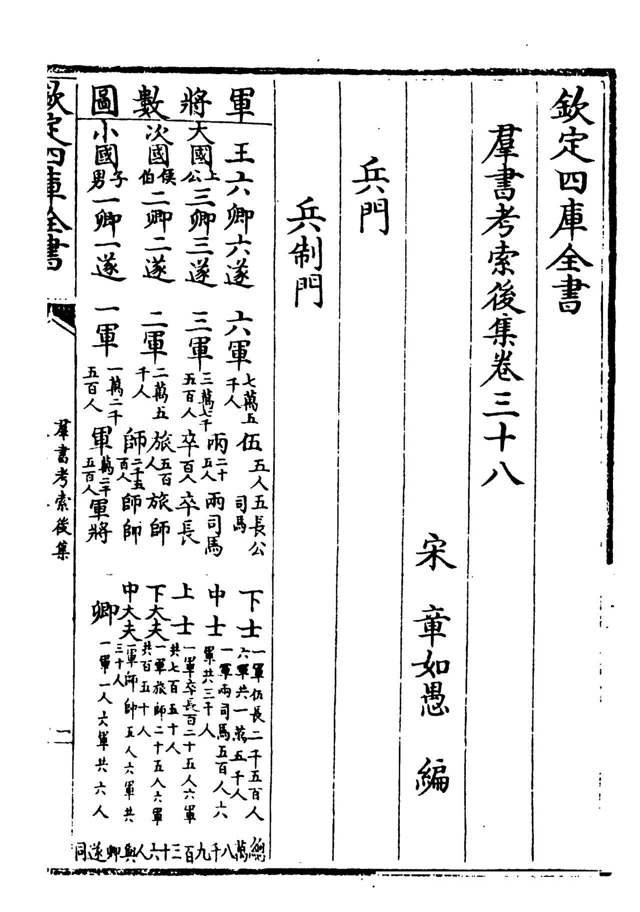
晏殊權知禮部貢舉　二月甲子御崇政殿試禮部奏名進士　丙寅試諸科　丁卯賜進士王拱壽等二百人及第四十九人同出身　巳巳賜諸科及第同出身者又五百七十三人拱壽咸平人也詔更其名曰拱宸

六月乙巳詔禮部貢院治尚書周易二經者自今皆分場考試明法以七同以上為合格時言者謂書易本兩科先朝并為一每經各問義五道舉人或偏習一經對及五同已為合格又明法科所對止取六同書少而

易習請益以一經故更定之　天聖九年三月己巳詔

權停貢舉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十七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十八

宋 章如愚 編

兵門

兵制門

軍將數圖

王六卿六遂　六軍七萬五千人　伍五人五長公司馬

大國公上三卿三遂　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兩二十五人兩司馬

次國侯伯二卿二遂　二軍二萬五千人　卒百人卒長

小國子男一卿一遂　一軍一萬二千五百人　旅五百人旅師

師二千五百人師帥

軍萬二千五百人軍將

下士一軍伍長二千五百人六軍共一萬五千人

中士一軍兩司馬五百人六軍共三千人

上士一軍卒長百二十五人六軍共七百五十人

下大夫一軍旅師二十五人六軍共百五十人

中大夫一軍師帥五人六軍共三十人

卿一軍一人六軍共六人

總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與卿遂同

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災

顓帝有共工之陣以定水害

唐虞至治之極猶班師振旅四罪而天下服

夏有甘扈之誓

商周以兵定天下矣天下既定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 西漢刑法志 夏官司馬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一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

注疏義曰凡出軍皆據六卿為數故伍則一比兩則

一閭卒則一族族則一黨師則一州軍則一鄉家皆出一人如六卿之數也王六卿之數也大國三卿故三軍次國二卿故二軍小國一卿故一軍春秋傳曰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則諸侯之大者三軍詩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此周六軍之見於經也春秋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此小國一軍之見於傳也然而天子六鄉六遂合有十二軍而止六軍何也葢六鄉為正軍六遂為副倅至於大國之三

鄉三遂次國之二鄉二遂小國之一鄉一遂亦莫不然攷之魯頌曰公徒三萬此大國三軍之數也襄十一年作三軍春秋書作以譏之葢魯於周為侯次國而已不宜復作三軍至昭五年舍中軍公羊則曰舍中軍復古也其後晉作三行以增中上下而當六軍則衰世禮壞諸侯僭天子矣　李泰伯云此則六鄉為六軍又按遂人職曰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其兵器康成謂遂之軍法如六鄉則六遂亦為六軍但

以王家迭用之則常六軍爾故止言六軍此鄉遂制

軍之法

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師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其長

師帥三十人者州長之中大夫也旅師百五十人者黨正之下大夫也卒長七百五十人者旅師之上士也兩司馬三千人者閭胥之中士也比長下士一人

於五家之數不以從軍故曰五人為伍伍皆有長則推民之勇者為之矣

先王之制民居則為比閭族黨州鄉故比卦衆在内二陽在上為之主君象也出則為伍兩卒旅軍師故師卦衆在外一陽在下為之主將帥之象也

此軍與將之數也

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以

作田法以比追胥

注曰先王因農事而定軍令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相别聲容相識先王處民有法用民有道比其家聨其人其居也則積為比閭族黨州鄉其出也則合為伍兩卒旅師軍方其平居無事之時則有教養之素而恩義足以相結及其倉卒有事之際則習法令而死生足以相託

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

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唯田與追胥竭作大司馬均其民之可用者家數皆同

賈公彦曰此謂六鄉之内上劑致甿一人為正卒其餘皆為羨卒若六遂之内以下劑致甿一人為一卒一人為羨卒其餘皆為餘夫餞遠故也陳禮書曰古者國有遊倅田有餘夫軍有羨卒皆所以副其正也然鄉遂不同者葢六鄉之内賦輕六遂之内賦重也

惟田與追胥竭作鄉遂皆然以田獵禽獸人所同欲追伺盜賊人所同惡也注疏謂二者用人多而然亦一說也　司徒之可任者如此其多司馬法之出士徒如彼其少者蓋古人用兵不為勝計只慮敗也故不盡用之雖敗尚可扶持小司徒只言其可任者非實數也自此之後調發者皆用實數幸而一勝不幸而一敗皆不可救者以晉作州兵乃是盡數調發甚非先生之制其他如魯成作丘甲蘇秦以齊宣王臨

淄之中七萬户不下户三男子而卒以二十一萬曹操謂崔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萬衆故為大州是皆以實數調發唯孔明僅有此意以蜀之大其兵常不過十二萬而所用八萬常留四萬以為更代蜀之強以孔明不盡用之故及蜀之亡尚有十萬二千數年之間所折者不過二萬耳

此鄉遂調兵羨卒之數也

司馬法曰通三十家出四馬士一人徒二人成三百家

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終三千家出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同三萬家出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

賈公彥司徒正義云鄭注論語道千乘之國亦引司馬法彼是畿外邦國法彼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少步卒多此士十人徒二十人此是畿外甲士多步卒少外內有異故也　按司馬法車乘之制與杜氏合至於士卒多寡異矣如杜氏說一

同七千五百人而司馬法一同止三千人李泰伯引法之文而釋之曰此雖井田顧未與周制同葢謂司馬法趙岐所作非成周制

班固曰周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疋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

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城池邑居園路等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

一封出車千乘以杜氏之法積筭十同千乘當有戎馬四千匹牛一萬二千頭甲士二千人步卒七萬二

千人合士卒之數可以為六軍然而大國不過三軍

其有六軍者猶天子六鄉六遂迭用之爾

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皆於農隙以講事焉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七萬五千人千里之畿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一井之田八家耕

之總計六十四萬井之田為五百一十二萬家家一夫為五百一十二萬夫以此夫衆而供萬乘之賦是為七家而賦一兵孫子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蓋言一夫從軍七家奉之此亦見七家賦一兵也自夫率之七家相更以給軍則王畿之内凡七征而役一遍焉

記曰大國不過千乘蓋諸侯地不過百里車不過千乘以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其賦

十乘方百里者為方一里者萬其賦千乘然賦雖出千乘而兵不過三軍五百乘而已則五百乘三鄉之所出也千乘閭境之所出也何則鄉萬二千五百家合三鄉則三萬七千五百家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三軍為三萬七千五百人矣三軍而車五百乘則天子六軍為車千乘矣

王畿千里車萬乘六軍遍用千乘而寰內諸侯各從其國之制諸侯大國百里千乘三軍用五百乘次國

七十里七百乘二軍用三百三十乘小國五十里車五百乘一軍用一百六十五乘率天子用十之一次國大國十之五小國三之一皆足成軍之數

王畿之地將重根本故制田以鄉遂而寓六軍之制凡二更迭用之國勢壯而民不勞苦矣若夫采地以往不可使家出一人於是制井田而寓軍之法亦異焉

此出車出軍之制也

總論王畿千里近郊五十里逺郊百里郊為鄉六鄉百里通十為同為百里者十提封九萬井九十萬夫之地除山川城邑之屬三萬六千井為六萬四千井六十四萬夫之地除公田九分之一為五十萬二千夫又以一易再易三易通之三分去一為三十五萬四百夫率三百五十家賦一乘

四丘為乘故曰丘乘

積六鄉為千乘而餘率七家賦一兵積六鄉為七萬五

千人此六軍之制也六遂及三等侯國皆如鄉之法畿方千里為千里者十如鄉之除為三百五十萬四千夫賦車萬乘卒七十五萬人為六軍者十此通畿之師也

牧野之師傳七十萬意通畿皆發

大司馬遍而征之

大司馬教兵號名有縣鄙家鄉官野之異旂物有諸侯軍吏師都鄉遂郊野之别此見其遍征

十年而役一遍凡三家可任者率十有一人則終身無

過一再公上給事蓋先王忠厚之志更勞均佚不欲窮民之力也古者畿内之兵不出所以重内也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人耳或遣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而已

王有四方之事冢宰徵師於諸侯如詩常武云王命卿士太師皇父整我六師冢宰也小宰掌戒具虎賁氏奉書以牙璋發之

而調兵諸侯亦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滋裒荆旅武

王克商實用西土至於征徐以魯費誓追貊以韓韓奕平淮夷以江漢略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戍遠以見刺當是時周都洛矣由洛戍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已不能堪況後世有勞師萬里者哉春秋之初從王伐鄭猶有蔡人衛人二百四十二年間王人會伐屢矣未嘗見師之出惟敗績于茅戎王師自出春秋深譏之

說者謂先王征役先出六鄉不足乃發六遂不足以牙璋起諸侯兵亦謂方伯連師所不能克然後六鄉

之士出馬叅先王之於天下大則有方伯小則有連帥其待卒應變如身之使臂各適其事之遠近而已方伯連帥所不能克然後鄉遂之士應之象胥曰王之大事諸侯推此則出軍之法顧豈先虛其内以實其外哉

內政圖

內政

國制二十一鄉

二商六

士十五

共四萬二千家

軌五家　軌長　伍五人　軌長

里五十家　里司　小戎五十人　里司

連二百家　連長　卒二百人　連長

鄉二千家　良人　旅二千人　鄉良人

五鄉一帥　軍一萬人　五鄉帥

鄙制五屬圖

鄙制五屬

共四十五萬家

邑三十家 邑司

卒三百家 卒帥

鄉三千家 鄉帥

縣九千家 縣帥

屬九萬家 大夫

五屬五大夫

三軍

高子 五鄉

王中軍 五鄉

國子 五鄉

士三萬人

車八百乘

周衰齊威公問管仲行伯用師之道仲曰公欲定卒伍修甲兵大國亦將修之而小國設備則難以速得志矣於是乃作内政而寓軍令焉刑法志　三分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唐尚書云士與農共十五鄉非也韋氏謂為軍是公帥五鄉焉國子高子各長帥五鄉焉

管子云公帥十一鄉者葢工商之鄉隸公

五家為軌軌為之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為

之長十連為鄉鄉有良人以為軍令是故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軌長帥之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為連故二百人為卒連長帥之十連為鄉故二千人為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為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

公將其一高國各將其一凡三軍敎士三萬人車八百乘此如鄉之法然參周制車增三百乘徒損三百

人

春田曰蒐以振旅秋田曰獮以治兵伍其鄙三十家為邑邑有司十邑為卒卒有卒帥十卒為鄉鄉有鄉帥三鄉為縣縣有縣帥十縣為屬屬有大夫五屬五大夫各使治一屬焉

並管子國語此如遂之法自邑積至於五屬為四十五萬家率九家二兵得甲十萬九十家一車得車五千乘長勺之戰威公自謂有帶甲十萬車五千乘是

可為三軍者四萏以通國之數而遞征之率用車六之一士用十之三大略倣周改從輕便韋昭之說則是國內無農其六鄉為工商其十五則為兵而已五屬之地則皆農居之四民之外特有所謂士卒則是兵農分矣或曰齊變周制欲速得志於天下則耋國內之民在十五鄉者專使之為士卒亦必有田以授之弟不使出租稅供他役庶調發雖煩而民亦不怨若其工商之六鄉為農之五屬則皆不以為兵

東坡曰王者之兵非以求勝其法要在不可敗而已威文非決勝無以定伯其法在必勝繁而曲者所以為不可敗也簡而直者所以為必勝也周之制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萬之有二千二千之有五百其數奇而不齊唯其奇而不齊是以知為繁且曲也今夫天度三百六十均之十二辰得三十者此其正也五日四分之一者此其奇也使天度無奇一童子輪指數之足矣唯其不齊是以巧歷莫能筭也

晉武公初作一軍獻公作二軍惠公韓之敗作州兵二千五百家而成一軍率家五人

文公蒐于被廬作三軍城濮之戰車七百乘

楚蔿啓疆曰晉十家九縣長轂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而平公治兵制南適四千乘則通國五千乘止用七百乘猶齊之法

其後避六軍之號乃作三行

中行右行左行

清原之蒐遂作五軍襄公蒐於夷舍之景公邲之戰三軍增置大夫各二人則猶三行也至鞌之戰郤克請益車八百乘由是始作六軍

上中下各增新軍

厲公鄢陵之戰罷新上下軍　悼公初尚四軍後遂舍新軍左傳編

至魯成公作丘甲

杜預注云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甸所出

令使丘出之譏重斂

哀公用田賦

以夫田為賦大變丘乘之制民無餘力矣

至戰國齊愍以技擊强

魏惠以武卒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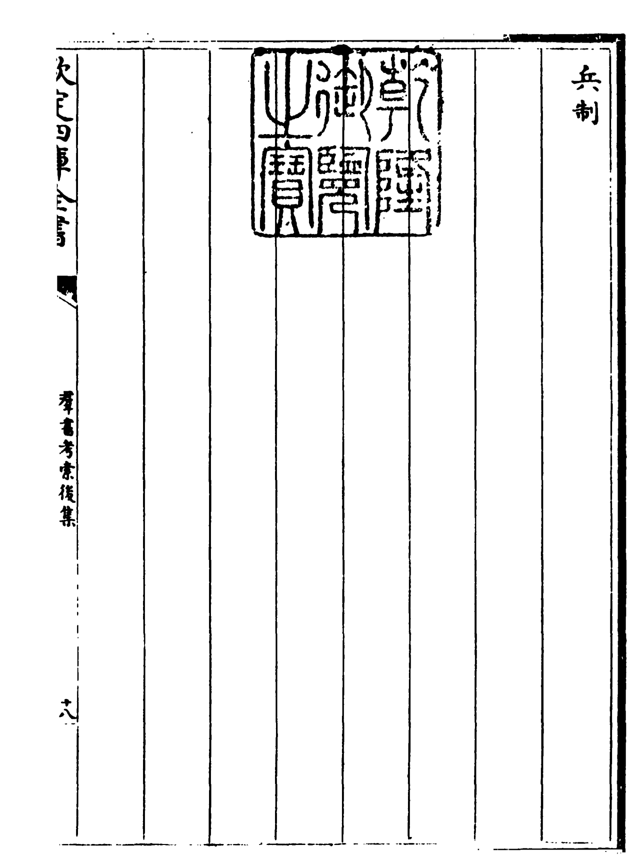
秦昭以鋭士勝荀卿曰齊之技擊亡國之兵也魏之武卒危國之兵也秦之鋭士干賞蹈利之兵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鋭士

秦之銳士不可以當威文之節制威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刑法志

秦自襄公有田狩之事而已不能用周禮至繆公伯西戎始作三軍　及孝公用商鞅鞅以周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步一夫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優其田宅而使秦人應敵於外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通典　凡民年二十三附之疇

官給郡縣一月而更謂更卒復給中都一歲為正卒復屯邊一歲謂戍卒凡戰獲一首賜爵一級

自公士至大庶長十八級後通關内列侯二十級皆以戰功相君長長平之役年十五以上悉發又非商鞅之舊矣始皇并天下聚郡縣兵器於咸陽銷為鍾鐻謀武之禮罷為角抵是時北築長城四十餘萬南戍五嶺五十餘萬驪山阿房之役各七十餘萬兵不足用而後發謫矣其後里門之左一切發之未及發右而廣勝起矣



兵制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十九 四十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陳國遴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十九

宋 章如愚 編

兵門

南軍圖

光祿勲 本秦郎中令武帝改

上 東漢安帝紀注

三署郎

五官中郎將 主五官郎 主殿門內

右中郎將

左中郎將

虎賁中郎將 武帝置期門平帝更虎賁 左監 主左騎八百人

虎賁郎 千五百人無常員多至千人主虎賁宿衛

羽林中郎將 主羽林郎 百八十人

車戶騎三將 武帝置建章營騎改羽林騎 右監 主右騎九百人

衛尉圖

主殿

衛尉　衛士六十人

外兵

下準東漢百官志衛尉注

公車司馬　主闕門兵

南宮衛士　衛士五百三十七人

北宮衛士　衛士四百七十二人

右都候　主劒戟士衛士四百十六人

右都候　主劒戟士衛士三百八十三人

南宮南屯司馬　主平城門衛士百三人

北宮門蒼龍司馬　主東門衛士四十人

玄武司馬　主武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屯司馬　主北門衛士三十八人

北門朱雀司馬　主南掖門衛士百二十四人

東門司馬　主東門衛士百八十人

朔平司馬　主北門衛士百十七人

北軍圖

北軍

中壘校尉

本中尉武帝改屬

光武省置中候

掌北軍

壘門

北京城兵

越騎校尉領士七百人掌越騎

步兵校尉領士七百人掌上林苑門屯兵

長水校尉領騎七百三十六人掌長水宣曲胡騎

射聲校尉領士七百人掌待詔射士

屯騎校尉領士七百人掌騎士

胡騎校尉光武并長水掌胡騎之屯池陽者不常置

虎賁校尉光武并射聲號五營掌輕車

漢興天下既定踵秦置材官於郡國京師有南北軍之屯

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

晉灼曰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云七也

外有樓船皆歲講隸武備云

至元帝以貢禹議始罷角牴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刑法志

孟堅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義而以

兵附刑然述之不詳使一代之制無攷焉漢初兵民不甚分如馮唐謂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由從軍而後漢禮儀志謂罷遣之士必勸以農桑由是觀之兵農尚未分

京師有南軍北軍

漢舊儀曰殿外門署衛尉殿内郎署屬光禄勲南軍

將

陵寢有衛士中尉有材官騎士中都有戍卒有官徒水

衛有楫櫂士武帝置期門羽林兵有佽飛有穀者置八校尉兵城門有兵長樂有兵此京師屯兵之大凡也兵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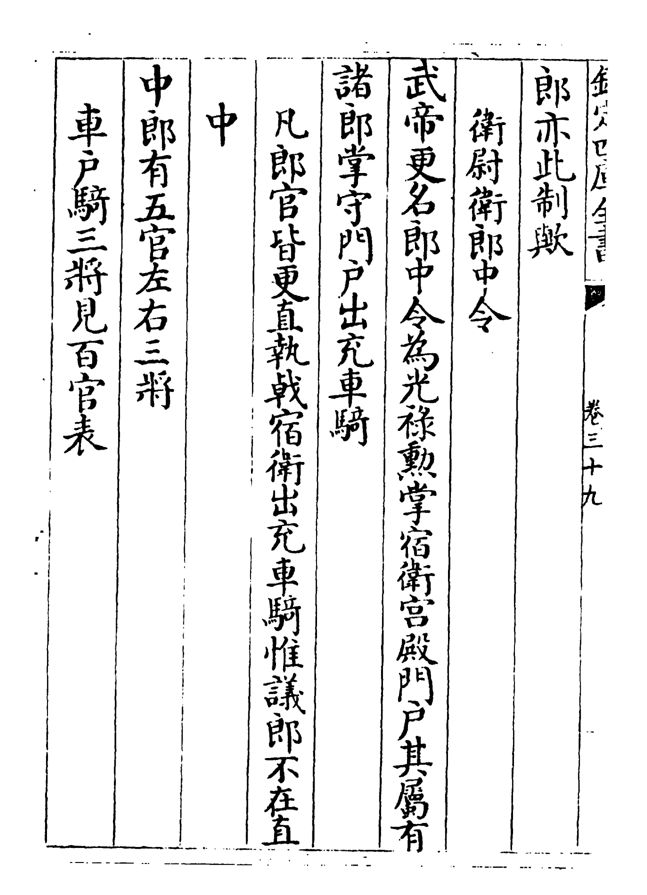
南軍衛尉主之

顔曰衛尉等在宫内胡廣云主宫闕之門内

按百官表衛尉掌宫門下屯兵而髙后紀言周勃既入北軍尚有南軍乃令平陽侯告衛尉無納吕産

吕禄為將軍掌北軍産為相國掌南軍太尉已入北

軍然尚有南軍未敢誦言誅産也已告衛尉無納
相國産殿門産欲入未央宫為亂弗得入為産所將
南軍當在殿廬之内故外人不得以入
宣帝用張安世為衛將軍兩宫衛尉城門北軍兵屬
焉不言南軍蓋衛尉即南軍也戾太子變時京師兵
盡發獨不聞發南軍蓋衛士從上在甘泉也
以此知南軍為宫城兵而衛尉主之也　古者邑衛有
二等宫伯則領貴游子弟宫正則領宫徒役事漢有衛



郎亦此制歟

衛尉衛郎中令

武帝更名郎中令為光祿勳掌宿衛宫殿門户其屬有諸郎掌守門户出充車騎

凡郎官皆更直執戟宿衛出充車騎惟議郎不在直中

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將

車户騎三將見百官表

至武帝又置期門羽林屬馬羽林郎乃選六郡良家子補之又取從軍死者子孫養之羽林教以五兵號曰羽林孤兒

蔡質漢儀曰羽林有左監主羽林左騎八百右監主右騎九百人

平帝又更期門為虎賁主宿衛此光禄勲所領之兵也

南軍有郎衛兵衛掌天子宿衛北軍止於護城輕重不侔矣漢世凡大喪自諸郎衛皆發而宣帝之葬霍

光光武之築吳漢則詔以北軍護送章懷太子曰不以南軍重之也又王國人不得宿衛親屬犯法人不得宿衛如龔勝為楚王常侍三舉孝廉以王國不得宿衛蕭望之以甲科為郎坐從弟犯法則不得宿衛季冬或正月天子行幸曲臺臨饗衛士勸以農桑令就田里必觀角抵而後遣則南軍之重可知矣

北軍中尉主之按百官表中尉秦官掌巡徼京師屬官有中壘寺丞武庫兵器所○都船四令丞又式道左右

候候丞及左右京朝都尉尉丞卒兵皆屬焉是中尉所
職乃廵徼京師以此知北軍為京城兵而中尉主之也
自武帝增置八校而更名中尉為執金吾
百官志注云執金吾秦官緹騎五百二十人光武常
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言徒役盛也
及帝用兵四夷發中尉之卒遠擊南越恐內無重兵或
致生變於是創置七校尉募知胡人事者為胡騎知越
人事者為越騎又取中尉屬官所謂中壘者進為校尉

湊成八校

按武帝八校為北軍表不言屬中尉疑中壘自専此統北軍與中尉異司而北軍始不屬中尉矣武帝既增校尉恐中壘之權太重又於光禄勲之下旋理會添置於是增羽林期門大意欲南北二軍之勢均胡廣曰衛尉廵行宫中則執金吾徼於宫外為表裏唐李揆曰漢以南北軍相制此也

按百官表雖不明言八校尉為北軍攷之百官志

光武中興省中壘但置北軍中候一人掌五營胡騎并長水虎賁并射聲並掌宿衛兵故東漢累有北軍五校之稱是知武帝之八校正北軍也南軍守宫北軍護城雖漢舊制然國有大變則北軍亦繞宫屯衛故官志有五校之兵為宿衛之兵云

漢初南北軍亦自郡國更番調發來何以言之黄霸為京兆尹坐發騎士詣北軍馬不適士劾乏軍興則知自郡國調上衛士一歲一更則知更代番上初無

定兵自武帝置八校則募兵始此置羽林期門則長從始此　古者折兵不出漢初猶得古意京師之兵不以出征高帝十一年發中尉卒軍灞上文帝三年發中尉材官屬衛將軍軍長安則中尉之兵未始遠出武帝元鼎六年發中尉卒擊吕嘉則失之矣至宣帝又以羽林佽飛諸兵遠赴羌事甚者至發汝南汝南去金城幾何而騷動至此乎

南軍在漢世往往重於北軍

東漢自明帝至順帝南軍凡二出北軍凡六出

明帝永平中鄧鴻率五營士屯鴈門章帝建初二年馬防耿恭將北軍五校擊羌吾章和二年竇憲將北軍五校伐北匈奴和帝永元六年遣鄧鴻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擊降胡反出塞者安帝永初五年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順帝永和五年且凍羌寇三輔遣馬賢將左右羽林五校屯漢陽盖左右羽林南軍五校五營皆北軍

自宮城門内皆南軍衛尉主之自京城門内皆北軍中尉主之城南　皇城之中有中尉兵宫闕之内有衛尉兵宫殿之内有郎衛羽林期門兵

城門兵城門初無兵自戾太子事後始置以城門校尉一人領之十二城門各有候王商以特進孔光以太傅領城門兵得舉吏如五府兵制　按漢兵郎無員數虎賁千五百人而多不過千人羽林左八百人右九百人八校各七百人至東漢不過三千五百三十六人執金

吾一騎五百二十人至東漢亦不過六百人衛尉所領諸宮掖門都候劍戟衛士至東漢不過二千五百人十二城門兵不見數然亦不過門置一候以掖門司馬考之多至百八十人少或三十八人則城門領於一校大約可見中都兵蓋僅盈乃杜佑通典謂漢重兵悉在京師非也歷代兵制

郡國兵郡國有材官騎士樓船有更卒有彍命有弩宮邊郡有戍卒有田卒有羌胡騎此郡國屯兵之大凡也

按列郡王國侯國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守典武卒天下郡國凡百有三置都尉者九十三輔外郡十三置特多於列郡者重京師而為衛也王國中尉比都尉侯國相比天下令長每歲郡守衛教兵則相令長同預

官儀曰八月太守都尉令長相丞尉會都試課殿最是也

其王國封内之兵皆屬天下不可擅用漢官儀曰高祖

命天下選能引闗蹶張材力威猛者以爲輕車騎士材官樓船皆於正卒中選而爲之一歲而滿
班固曰踵秦置材官特言其畧爾
平地用車騎山阻用材官澤國用樓船三者各用所宜也
高帝十一年發上郡北地隴西車騎巴蜀材官
武帝元鼎六年發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又按地理志廬江郡有樓船官卜式傳曰願與博昌習樓船

者擊呂嘉伍被傳曰有潯陽太守朱買臣為會稽太守詔到郡治樓船用此參攷則巴蜀三河頴川諸處有材官上郡北地隴西諸處有車騎而廬江會稽潯陽諸處有樓船三者之兵豈非因其宜哉

刑法志武帝外有樓船疑武帝始置也及攷嚴安書曰秦皇帝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則樓船葢秦制也漢因之漢官儀以為出於高宗豈其然哉

調兵漢官儀云民生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二歲為

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如淳亦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髙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𤸇罷

漢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為正卒每一歲當給郡縣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當錢二千入於官以顧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為衛士京師者一年為材官騎士樓船郡國者一年三者隨其所長於郡縣中發之然後退為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調

發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者正卒無常人皆迭為之一月一更是為卒更也貧者欲得顧更錢次直者出錢顧之月二千是為踐更也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亦名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當自戍三日不可往便還因便住一歲一更諸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是謂過更也

此亦秦制漢因之見前

發兵漢初以羽檄徵兵於郡國

孝文時則以龍虎符顔師古曰檄者以木簡為書長尺二寸以名兵其有急則加鳥羽示速也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餅題曰呂氏之難齊王欲發兵中尉曰非有虎符驗也襄平侯通乃持節矯内太尉北軍朱虚已殺産少帝命謁者持節勞朱虚侯朱虚侯欲奪節信謁者不

肯朱虚侯與戴節信馳斬長樂衛侯呂更始然則節京師固可以制兵事特郡固非虎符則不可發兵耳故莊助以節發會稽兵而太守欲拒不為發兵是也

七國敗龔高侯詰膠西王卬曰未有虎符擅發兵王自圖之淮南王盜寫虎符終以此敗之

兩漢沿革

高祖之世南北二軍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國有事以羽檄名材官騎士以備軍旅

文帝始以銅虎符代檄當時各因其地以中都官號將
軍將之
如魏遬為北地將軍周竈為隴西將軍
事已而罷京師止南北軍及中尉緹騎郎中令諸郎城
門校尉屯兵北軍屬太尉南軍屬衛尉　武帝更太尉
為大司馬大將軍以罷將軍至以中尉材官出擊恐京
師無重兵而生變於是分北軍為八校以中壘領之又
恐北軍之權太重故於光祿勳增羽林期門之兵此武

帝以南北軍相制之意唐人葢知之矣異時南北軍皆郡國番上無定在之兵也自武帝置大校大抵以習知胡越人充之則募兵始自期門羽林皆家世為之則長從始此

期門父死子代羽林孤兒乃子孫見表志

葢自是有養兵之病西京師之兵制壞矣元狩以後兵革數動民多買復調發之士益鮮於是發及謫吏次及謫民次及謫戍次及七科謫異時以隸于都尉者充兵

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調及他衆甲伍必𨶒而郡國之兵制又壞矣是以昭宣以來其獘日甚　始元元年募民及發犇命者擊益州　元鳳元年遣太常三輔徙免刑擊氐五年發三輔及郡國惡少吏有告劾亡者屯遼東　本始二年又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從軍　神雀元年又發三輔中都官徒弛𭊣及應募佽飛射士孤兒胡越騎詣金城以益邊兵去募及犇可調及惡少發及刑徒選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佽

飛胡騎越騎從事是南北軍出矣紛紛無復舊制皆自武帝啓之

按武帝時事越則會稽豫章擊朝鮮則舉遼東關西南夷則巴蜀南北軍猶未出至宣帝擊羌而始出矣及光武一起而變之兵制蕩然矣按光武以幽兾并州立定天下始於黎陽立營領兵騎常千人以謁者監之號黎陽兵而京師南北軍如故於北軍則并胡騎虎賁二校為五營以北軍中候易中壘以監之於南軍則光

祿勳省車戸騎三將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賁及衛士一丞　建武六年欲罷郡國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法惟京師肄兵如故明年罷天下輕車騎士材官樓船士及軍酒吏悉還民伍惟更賦如故　九年省關中都尉十三年罷左右將軍　二十二年罷諸邊郡亭候吏卒然終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罷尉省校輒復臨時補置

七年罷長水射聲二十校十五年復更增屯騎校九

年省關都尉十九年復置函谷關都尉

其後天下亦往往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歲募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出戍聽從妻子自占邊縣以為常凡徙者皆給弓弩衣糧於是北胡有變則置度遼營明帝南蠻或叛則置象林兵和帝羌犯三輔則置長安雍二尉安帝鮮卑冦居庸則置漁陽營安帝其後又盜作緣海稍稍增兵順帝而魏郡趙國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塢河内通谷衝要三十三塢扶

風漢陽隴道三百塢西羌傳置此多矣

武罷都試而外兵不練雖疆埸之間廣屯增戍列營

置塢而國有征伐終隷京師之兵以出葢自建武迄于

漢衰匈奴之寇鮮卑之冦歲歲有之或遣將出擊或移

兵留屯

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廬城至肅宗二年罷之

之類是也

連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無復鎮衛之職矣

安帝永初間募入錢穀得為虎賁羽林緹騎營士而營衛之選亦衰矣

成帝延熹間詔減羽林虎賁不任事半俸則京師之兵亦单弱矣外之士兵不練而内之衛兵不精設若盜起一方則羽檄被於三邊興發甲卒取辦臨時戰非素具每出輙北於是羌寇轉盛移兵赴遠民不堪命　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無以罷於犇命之過歟此其興兖豫之卒擊象林萬里之寇李固所以力

爭也三年永建間方且令郡舉五人教習戰射又方

募為陷陳

羌傳任尚募以擊羌

名為積射

鮮卑傳鄧遵以擊鮮卑

名為義從

東漢有羌胡義從葢取西邊羌胡之願從者為兵也

董卓正以羌胡義從兵入亂京師

大抵創立名號蕩無良法桓靈之世雖能委任段紀明以盡滅諸羌而中平元年黄巾遂作所在盜賊不可勝數於是置八關都尉

五年望氣者言京師當有大兵兩宮流血何進於是勸靈帝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以厭之是歲始置西門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統之雖大將軍亦屬焉又改刺史為州牧然是時也黄巾諸賊亦就殲滅而蕭墻之禍深可寒心蓋自中世以後

令下房帷

鄧后臨政始任宦官

而政歸臺閣戚宦更領兵權

戚謂竇武何進

迭相傾奪然五營畏服中人陳蕃竇武等欲誅宦官北軍不助武等而助宦官故族滅焉何進袁紹不勝其憤且懲竇武之事故欲藉分兵以除之於是内置園校陽

尊閹宦外重州牧實名邊將

卓正以幷州牧將兵

閹宦雖除而董卓之禍已成義兵四起羣牧爭政漢遂三分原漢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實爲之

光武徒見自西都之季都試或以爲患韓延壽以試士僭擬不道誅而翟義之討王莽李通之勸光武皆因秋試之日因勒軍旅誅守長號令起軍遂罷都試之法

三國蜀初置五軍其將校略如漢而兵有實將無前實

叟青羌散騎武騎之别諸葛亮卒蜀兵耗矣

諸葛亮傳裴註以謝衆上疏注曰漢晉春秋曰云云

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

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

無前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

内所糾合四方之精鋭非一州之所有

吳多舟師而兵有觧煩敢死兩部

孫權傳魏命曹休等出洞口權遣吕範等督五軍以

舟車拒休等　曹公出濡須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没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勅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廻環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周瑜傳曹公赤壁瑜部將黄葢曰寇衆我寡難與持

久然觀操軍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定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發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烟燄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

呂蒙傳權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𦪇䑨中使白衣摇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

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

蔣欽傳權討關羽欽督水軍

徐盛傳魏當大出橫江盛與諸將俱赴討時乘蒙衝遇迅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

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計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為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而江水盛

長便引軍退

胡綜傳權以見兵少使綜科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徐詳領左部胡綜領右部

韓當傳韓當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討丹陽賊破之

車下虎士

甘寧傳建安二十年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

丹陽青巾

沈瑩事孫皓傳孫皓天紀四年丹陽太守沈瑩等所在戰克注云沈瑩領丹陽鋭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

交州義士

步隲傳延康元年權遣吕岱代隲隲將交州義士萬人出長沙

及健兒武射之名非一調度亦無法

凌統傳權復征江夏統為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常去大兵數十里行至右江斬黄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權引軍兼道水陸並集甘寧傳寧雖麄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健兒亦樂為用命

駱統傳出為建忠郎將領武射兵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

大率強者為兵羸者補户

陸遜傳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壯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譟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為兵羸者補戶得精卒數萬人宿惡盪除所過肅清

至有二百餘家輙皆科取以他郡羸民遷補其處其後又以五子分將而昊遂亡

陳武傳嘉禾三年諸葛恪領丹陽太守討平山越以表領新安都尉與恪參勢初表所受賜復人得二百

家在會稽新安縣表簡視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陳讓乞以還官充足精鋭詔曰先將軍有功於國國家以此報之卿何得辭焉表乃稱曰今除國賊報父之仇以人為本空枉此勁鋭以為僮僕非表志也皆輒科取以充部伍所在以聞權甚嘉之下郡縣科正戶羸民以補其處

魏制畧如東漢南北軍如故

時遣南北軍衛張郃

初曹公置武衛營於相府以領軍主之

文帝增置中營於是有武衛中壘二營以領軍將軍併

五校統之改漢東之名曰治兵是時有中左右前軍各

一帥又有中護中領軍領護軍將軍各一人自操納司

馬之言黄初中復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尋加四征四

鎮將軍之號又置大將軍都督中外兵兵柄世在司馬

氏而魏祚移矣

晉自文王置二衛

中衛後衛

三部司馬

前驅由基强弩

以中領之軍領之

武帝以伐魏遂分左右各一將軍又置羽林虎賁上騎異力四部皆領於驍騎又有左右前後四軍四護軍領之凡二衛左右前後驍騎七軍皆以中軍將軍羊祜領之

祜罷改七軍中候

帝始懲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國三軍兵五千人次國二軍兵三千人小國一軍兵千五百人吳平之後即詔天下刺史悉去州郡兵大郡綫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州縣無備而晉遂東遷矣

元帝南渡有大將軍都督四鎮四征四平之號然調兵不出三吳大發毋過三萬每議出討率取奴兵

自用刁協議後皆以奴為兵王導于發諸郡奴號曰樂屬更異發六州奴北伐是也

百姓怨嗟有戰輒敗及後魏天和中閭門之責除於崔挺

崔挺傳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闔門充役挺上書以為周書父子罪不相及以一人犯罪延及闔門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

三長之制立於李冲

通鑑云魏無鄉黨之法惟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秘書令李冲上言宜準古法五

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鄉人强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者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議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

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冲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税之均既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蔭附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强者尤不願既而課調省費十餘倍

上下安之

屯兵興於薛虎子而戍兵資絹自隨之困省

魏以薛虎子為徐州刺史時州鎮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為國家取江東先須積穀于彭城竊唯在鎮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不免饑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歲之中且給官食牛兵

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三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於後兵資皆貯公庫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致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

世業定於李安世而豪强蔭附逃役之弊均魏初時司馬氏多蔭附蔭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强徵斂倍於公賦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

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又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十月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奴婢依良丁牛二頭受田三十畝退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没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桑田皆為出業身終不還恒計見

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賣者坐如律

定都中洛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魏孝武帝紀乙巳詔選天下勇士十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衛

分建六鎮優復府户欝然可觀有太平之風永平之後

良法浸壞矣

高齊别為内外領之二曹

外兵曹門騎兵曹

雖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頗追古意然武帝之際政以賄成一時領軍至二千人無謂甚矣

府兵之制始於西魏

西魏大統中宇文泰用蘇綽始倣周典置六軍籍六等之民擇魁健材力之士以為之首盡蠲租調而刺史以

農隙教之合為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開府各領一軍大將軍凡十二人每一將軍統二開府一柱國主二大將軍復加持節都督以統焉凡柱國六員衆不滿五萬人此蘇綽之請也

周至克齊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東北别為七總管自此隷户有還奴虜有免隱丁有誅府兵有復丁以十二取役以一月代粮蓄以六家備民力日裕矣

隋之兵制大抵乃周齊府兵之舊而加潤色焉其十二

衛曰翊衛曰驍騎衛曰武衛曰屯衛曰禦衛曰候衛各分左右皆置將軍以分統諸府之兵附有郎將有副部將坊主團主以相統治其外又有驃騎車騎二符皆有將軍後有驃騎曰鷹揚郎將軍騎曰副郎將別置折衝果毅此府兵之大畧也

文帝取江南之役凡總管兵合五十一萬八千而散之要害之地者凡八所或出於六合晉王廣或出於襄陽秦王俊或出於永安王素以至江陵劉仁恩蘄春王世

積廬州韓擒虎廣陵賀若弼東海燕榮皆列兵分戍旌旗舟楫橫亘數千里然其節度則總之晉王其元帥帥長史則屬之高熲而各相統攝焉此高祖御兵之意也自煬帝不綱府兵之制不講至伐高麗之役而平壤之會四方兵集凡一百十三萬三千八百人是以遠近騷動士卒死亡而遼東浪死之歌作蒐平民補簿隋遂亡矣

羣書考索後集卷三十九